

蝉

□虽然



我曾经以为蝉的幼虫——“老牛儿”中午也往外爬,就顶着烈日去村南的大杨树树下找寻。树下是旺盛的草,又绿又挺。寻来寻去,在草上觅到两只金褐的蝉蛻,薄壳内粘着几缕白丝。我把轻飘飘的蝉蛻放在头发上,它那弯曲的大前爪子一钩就钩住了头发,甩也甩不下来。太阳渐渐向西,大人们睡足了午觉朝地里走,见我辛辛苦苦哈着腰在树下找老牛儿,哈哈大笑,让我先回家去,天将黑时再来,老牛儿得夜里才往外爬呢,还有,得带工具,锄地勾、铲子,最不行也得来根粗棍,赤手空拳的,难捉到呢。

我把把炒菜铲子再出来时已是黄昏,夕阳西下,牛羊回家,天地间笼着淡淡金色。一尺高的棒子苗欣欣而长,通体碧绿,每一棵都舒展开三片叶子。微风吹来,叶片就那么电闪似的抖一抖。收工回家的大人们说我出来得还是早,天擦黑时老牛儿才出洞呢。他们扛着锄向村里走,闪进树枝般的胡同不见了。

我一丛一丛地拨着草寻找地上的小洞,蚁洞也不放过。据说老牛儿的洞初看很小,越捣越大,捣到最后就能逮住个老牛儿。我奋力地铲啊铲,铲出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它们惊慌失措地纷纷外爬,忙乱中还叨起小米大的白卵。我把刨出的土壤回去,寻找下一个小洞。有的洞内头冲下钻出只老虎夹子,有的洞内团抱着两条黑黄相间的百足虫,有的竖一条胖大蚯蚓,挨了铲皮筋似的往回猛缩。

灰红的晚霞越来越暗,天黑了。回望村子,灯光闪烁,犬吠依稀,大人们曼声呼唤孩子回家吃饭,吃过饭的站在街上吹凉。唱了一天的蝉停下吟唱,村子里安安静静。

我已放弃树下大大小小的洞,转为抱着杨树从下到上地拍寻。出了洞的老牛儿就近上树,爬到它认为安全的地方才停下,也许停在了树干高处,也许爬到杈上,也许爬到枝上,精力旺盛的老牛儿一直向上,爬到树梢一片大叶子背后,耍杂技似的完成蜕变。

杨叶下盛产老牛儿,运气好时据说能在一棵树上捉五六只,它们争先恐后,弓肩驼背地奋力攀爬,一心做着飞翔的梦。我绕树寻找,挨个碰那些小突起。我从这排树摸到那排树,两排树摸罢,一无所获。夜已深,繁星满天,新月如钩。这个晚上也是怪,一只老牛儿也不出来。我不甘心地从头又摸,抱着树从下往上拍,拍到第五棵时,一阵绝望一阵心慌,该回家啦,再不回大人以为我丢了,会着急啦。可我从中午忙到现在,一个都没找到,最后一棵,最后一棵再摸不着就回家。我沮丧地落了两滴泪,泪眼模糊中离开第五棵树走向第六棵,一伸手就在树根处摸到个凸起,瓜子乱蹬,带着泥腥。

我一直对蝉的地下生活充满好奇。我只知道它在枯枝上密密麻麻地凿出一排小孔,孔内安放下若干后代,虫卵孵化后,一批生气勃勃的小虫就此钻入地下,销声匿迹。几年之后,蝉的幼虫修炼成披着铠甲的肥胖武士,举着两把多功能兵器,挖出一条通向地面的通道,等到天气晴好,趁着夜色击碎天花板,就近寻个利于蜕皮的所在,脱下这身铠甲,就此改了形态。

老牛儿在地下的漫长生活中,得用光滑结实的背脊把洞里的土拱进土缝,为自己打造一条利于爬行的光滑通道。它那两只可挖可锯可割可刺的前爪与厚实的驼背是地下谋生的绝妙武器。而蝉,只需要两片透明的大翅膀助它腾飞,一条针状管子让它喝树汁。脱壳而出的蝉依然庞大,但不再佝偻,挺肩直背,很有威仪。威武的前爪缩成两条不具攻击性的普通前肢,只比四条后腿稍稍粗大一点,负责抓住树干树叶。武士摇身一变成了文人,老牛儿蜕变成蝉只负责文质彬彬的餐风饮露发声吟唱,两片光洁的长翅护着后半身。除非受到惊动,它轻易不挪窝,飞的时候很仓促,很莽撞,从这棵树到那棵树直直地飞去,如同逃窜。

扣在手心的老牛儿力气很大,又蹬又抓,几次逼得我松开手。说实话,捂着这么个庞然大虫很不舒服,我提心吊胆,生怕它突然变大,突然逃跑。那时村里没有路灯,家家户户的油灯飘摇,微光透出窗口,还不及天上的星光明亮。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终于到家,与我妈在门口相遇。她从别人家找我回来,正要拿了手电去远处找我。

纱窗上这么多细格子,这只老牛儿竟抓不住,得帮它挂上,才一爪一爪地爬起来。有时掉下,砸到窗台滚到地上,我以为它摔死了,拾起来竟安然无恙。多年后我在东侯乡中教书,院里有许多大杨树,最多抓获过20只老牛儿,我把它们都放在纱窗上,看哪一个爬得快。老牛儿争先恐后,两只大爪子向上一扬,四条细腿紧随其后,你追我赶,蔚为壮观。我站在窗前看,把落下来的放回去。这些老牛儿最终会爬到纱窗高处,夜深人静时蜕下它的皮,又在纱窗上全身变黑。曦光微露的时候,屋里热闹极了,蝉们扑棱扑棱地在屋里乱飞,闹出动静,有的飞到枕边,把枕头当作树干,头发当成树叶,酝酿着吸点什么。它端坐地拖着两片大翅,宁肯走路也不愿再次起飞,除非拿起它往高处一抛,才又扑棱扑棱地飞起来。这么多蝉在屋里乱飞,撞到哪里是哪里,我赶紧打开门放它们出去。

我把老牛儿从窗纱上拿开,放进抽屉里。熬夜的人才能看到蝉蜕皮,我也想看,但耐不住熬,没看成。天明醒来,抽屉里躺着个怎样的怪物呀,上身庞大,翅膀软软耷拉着黑毛,下身套在壳里,时而轻轻颤动。完了,它变不成蝉了,我小心翼翼地帮它拔出肚子,再抽出后腿,结局可想而知。

这年冬天,四舅来我家挖猪圈,我蹲在圈边看。挖到一米深处,他抛上一物,是只老牛儿,蜷着身子睡在一米深的地下,被挖了出来,随后又挖出一只,都是活的,微微能动。这真是冬天的奇迹。

四舅说,天刚蒙蒙亮时,棒子地里的蝉多极了,全都嫩绿嫩绿地趴在棒子叶上晒翅膀。大清早的棒子地成了我的念想。棒子散发出青腥的香气。一只啄木鸟在树干上绕圈踱步,丁丁地凿树,见我这么早来地里,歪头斜眼瞪入了树冠。垄沟潮润,漫着层细如面粉的黄沙,百足虫摇着触角在沙上闲步,留下蜿蜒曲折的足迹。树干上的白蛾和金龟子全没了,不知道这么早去了哪里。我在地头的棒子间搜索,一只嫩蝉也没看见,只找到一个潮乎乎的空壳,令人怅惘。

我家东屋窗前有棵小槐树,长得很快,一根根枝长到了窗口,险些探进屋子。一天清晨,我扒着窗棂朝外看,看到槐枝托送进一只蝉蛻,想是夜里一只老牛儿爬爬爬,爬到这根枝子上,爬到树梢,再无可爬,只好向虚空探着一只前爪,就这么开始蜕皮。蝉飞走了,它的壳站在枝子上,举着前爪,像是和我打招呼,至今难忘。

秋风一起,凉意顿生。高唱了一夏天的蝉走到了生命尽头,它从树上跌落,无力再飞,无力转侧,就那么躺着,渐干渐脆。人走过,看到了就把它往旁边踢踢,看不到直接踩上,一下子踩成碎片,成了蚂蚁的干粮。

蚂蚁们忙忙碌碌,一趟一趟往洞穴中拖,两片大翅也不放过。我见过几十只蚂蚁,齐心协力拖一片蝉翅。翘斜立着,摇摇晃晃地动,如同蝉魂魄归身。

人们对蝉失去兴趣,不再惦着捉它,也不再惦着吃它。老蝉抱树苦吟,开嗓时犹豫观望,收尾时幽咽不甘,透出暮年的凄凉。蝉从土里拱出,至此又将回归泥土。生有时,死有时,歌唱有时,停止歌唱亦有时。秋风有信,该是蟋蟀的天下了。

苹果是水果中的贵族。我们想形容一件特别珍贵的东西时,就会说“眼中的苹果”。在美国作家欧·亨利眼里,任何别的果实,无论是树上长的,还是藤上结的,在比喻用法中都没有苹果这么广泛。

我到锦州才得知,锦州苹果是一个名牌。据《锦州县志》记载,锦州苹果栽培历史悠久,果肉脆,酸甜可口,而且还容易贮藏。尤其苹果外观清洁、色泽鲜艳,真应了那个“锦”字。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已经成为锦州这座城市最具代表的宣传语了;如果知道了它的出处,那会叫人马上庄严起来。因为这是毛主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的。

锦州,就像挑夫肩上的担子:一头是华北平原,另一头是东北平原,而且还分别系着两个舞动的彩带: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但是,对于有军事地理知识的人来说,地处北边的锦州与南边的山海关一线,正拉出了一条辽西走廊,把东北与关内各地连在一起,其势如咽喉,其命悬一线。

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揭开解放全中国的序幕。毛主席曾说:“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已经迫近的标志。”在毛泽东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有“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专家是这样解释的:“长征是伟大的,但是比较起来,长征中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还不算令人难堪,1948年攻打锦州之战能否取胜,才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塔山阻击战是保障攻克锦州的关键一战。塔山距离锦州仅30公里,是快速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实际上,塔山没有塔也没有山,只是一个小村庄。就是说,塔山没有防御纵深,地势易攻难守。政委罗荣桓说:一定要顶住敌人,顶住了就是胜利。

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解放军灵活反攻,如此胶着状态,一直持续到锦州被攻破。由此东北的大门关上了,围在东北的所有国民党军终于失去了撤回华北的机会。

塔山阻击战是我军战史上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打破了蒋介石增援锦州的计划。据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馆碑文记载,在长达8000米无险可守的阵地上,与敌人短兵相接,日夜鏖战,阵地失而复得,工事毁而再修,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反复冲击,使敌人遭到重大杀伤,狼狽溃逃,我军坚守六昼夜,阵地屹立未动,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通过天安门广场的100面荣誉战旗方阵中就有塔山英雄团,足见塔山阻击战在解放军战史中的地位。而“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十六字塔山精神,又为关于锦州苹果的故事的传颂增添了别样的感动和思考。



乌龙披雪

□黄咏梅

在我的印象中,无论哪个地方,清明前后都能看到梨花开在枝梢上。梨花仿佛是不挑地域的,对土壤有着天生的适应性,但是要结果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生活的地方并不盛产梨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不容易将树上看到的洁白、单薄的梨花跟水果店里买到的金黄、水灵的梨子联系起来。又加上,梨花自古入诗人文,有太多文人将它作为抒情的意象,如同月亮是人们寄托情思的对象,梨花因其开在清明前后,加之梨与“离”的谐音,在那一盏小小薄薄的“玉碗”里,装下过多少文人墨客的哀愁和思念。总之,梨花于我而言,观赏性大于实用性,梨花的美学意义也在古今往来的文学作品里随风飘散。直到3月参加宿州砀山梨花节,我才认识到梨花真正的生命意义。它并不是梨花带雨的楚楚可怜,也没有自带飘零感的脆弱气质,更不是文人所赋予的无力留春的惶惑,它跟所有怀着果实心愿的花朵一样,五瓣花瓣小心地呵护着花蕊,花蕊骄傲地托举着孕育的希望。树枝上那朵朵随风摆动的梨花,都在暗自勃发着繁殖的尊严和生命的力量。在砀山,梨花绽放,欣欣向荣,健康美好,是这热闹人世间的盛大庆典。

“北有砀山梨树王,南有黄山迎客松”,说的是安徽的地标风物。砀山万亩梨园中,有六万多棵老梨树,年龄均在百岁以上。这实属罕见。在一切以新生力量为主力军的当下,在后浪急急覆盖前浪的时代浪潮中,旧和老总是意味着被抛弃,被轻慢。而砀山梨树中的“老”,是“王者”的地位,在果农的悉心照料下,老梨树依旧迎着季节的韵律,春天的时候花开满枝,秋天的时候金果压枝,傲人的果实就像枚枚勋章,缀满刚劲虬枝间,这情景想来都令人振奋。

为了看梨树王,当地的朋友带我们直奔良梨镇。进良梨村时,已经艳阳高照,蓝天映照着雪一样的花海,远远看去,梨花闪闪发光。即使人们需要戴着口罩前来,也不愿意辜负这盛大的时节,这大好的花海美景。我们沿着梨树园步行。在两边的果园里,不时可见果农爬上梯子点梨树。朋友告诉我,点梨花是砀山梨园的传统绝活。用一根小棍子,系一小团白色毛球或橡皮,蘸一蘸花粉,往花蕊中轻轻一点,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像魔术师般,果实就这样获得了最初的孕育。据说,这种为梨花人工

辽沈战役期间,正值锦州苹果成熟的时节。塔山后面山坡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伸手可得。解放军在不远处构筑工事,休息的时候就坐在苹果树下,尽管劳累饥渴,却没有一个战士去动苹果。以后,很多将军都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个事。

在战前政工会议上,罗荣桓指着院子里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能吃,这是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

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

卓越的苹果

□陈亚军



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这时距离辽沈战役胜利已经过去8年了。

现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期间解放军驻扎地,建起了锦州苹果廉政文化展览馆。文化展览追溯讲述的正是锦州苹果的前世今生。

此后,毛泽东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对“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的话题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提及: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军人之品质,战士之素养,源于高度的自觉性,以及对纪律内涵的深刻理解。

那些苹果就像滚动的轮轴,再次层层推出历史画面,



授粉的技术就是由砀山发明推广,大大提高了梨树的结果率。在这个机械化时代,点梨花却仍需手工操作,是因为这个技术活实在太细腻太讲究,多一点则满,少一点则亏,真是几分耕耘几分收获。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所吃的贡梨,最早专指砀山梨。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砀山,因吃了砀山梨,感觉“色艳味美”,还治好了他的风寒咳嗽,回朝后遂将砀山梨封为贡品,“贡梨”这个名称代替了砀山梨。

步行一刻钟左右,到了一处名为“乌龙披雪”的景点。在这近百亩的果园里,种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梨树。老梨树都不算太高,并没有朝天空侵略的野心,只是恣意地向两边伸展,每一根枝条像努力张开的一个个怀抱,又仿佛因为岁月的增长累下了“高处不胜寒”的经验,只求稳稳扎根于土地中,风雨不倒。这一棵棵百岁老梨树,腰杆笔直,有条不紊,整齐站立,绅士地间隔出一条条步道,使游人走在梨花下宛如走在梨树的怀抱中。洁白、娇嫩的梨花,此刻缀满墨色的枝干,随着虬枝毫无章法的生长之态,梨花也便有了自己生动的姿势,在空中曼妙起舞。梨树如乌龙,梨花如白雪,树因花而活泼,花因树而带绿。设若我是个画家,谁此定会感到“伤心画不成”,谁能画出如此千姿百态,谁又能调出如此相得益彰的黑与白?在这里,梨花并不孤寂,更不会有伤春的愁绪,相反,它们披在乌龙上,是一袭战袍,在这个季节的舞台上,舞出老树的万千生趣,舞出人世的万千生机。

那一棵由围栏保护起来的,便是“梨树王”。四周聚集的人也最多,人们不远千里,为膜拜这棵300多岁的梨树而来。跟刚才看到的百岁老梨树相比,“梨树王”的确更为壮实,花枝更为繁茂。树干直径约两米,树高7米多,枝条覆盖面积约半亩地。这棵梨树王的确是有王者风范的。但其实它是一棵母梨树,人们到此并不仅仅膜拜于它的树龄,更多的是想沾染它旺盛的生命力。它从明末清初就开始挂果,乾隆皇帝指定吃的贡梨便是它产下的,至今还保持着年产4000斤的丰硕成绩。这么一想,我又觉得这树丰乳肥臀,如世间所有梨树的图腾,如地母般庇佑着梨子梨孙,系一小团白色毛球或橡皮,蘸一蘸花粉,往花蕊中轻轻一点,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像魔术师般,果实就这样获得了最初的孕育。据说,这种为梨花人工

砀山梨花节已经举办了26年了。每年3月,迎接来砀山过节的国内外游客的,不仅有辽阔的梨花海,还有围绕梨花主题的种种节目,譬如音乐会、烟花秀、梨园直播大赛以及各种民俗表演,这些色彩斑斓的舞台就搭建在梨树下,为梨花起舞、歌唱,世俗的快乐仿佛能感染到树上那些看起来“高冷”的梨花,祈愿今年又是一个丰产

让人看到了另一个战场。塔山阻击战是一个塑造素质的环境,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又怎能不说是锤炼钢铁意志的大熔炉呢?

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承受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山头被削低了两米。据说,因为有太厚的浮土,手榴弹丢上去,听到的是“噗——”的一声,弹片无法散开,没有了杀伤力。在这里,志愿军和美军展开了拉锯战。

坚守坑道里面的战士缺水:嘴唇干裂起泡,饼干能把舌头割破;唇上抹牙膏,舔湿润的壁石,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向山上背水难度极大,尤其是接近坑道的那50米,完全暴露在美军的火力封锁下。很多给坑道运送补给的战士都牺牲在这里。军长急眼了,大声喊道:“谁能给上甘岭阵地送一箱弹药,一袋萝卜或苹果,就给谁记功!”据军事史记载,我军后勤一共准备了4万公斤苹果,但最终只送进去一个,还是战士在弹坑边捡到的。

当时,在坑道里的一个连长,战后曾写过千字散文《一个苹果》,记叙了八位志愿军战士,七天没有喝到一口水,但谁都舍不得吃那唯一的苹果,传了一圈又完整地传回他手中。

这篇散文曾被选入小学课文。1956年所拍摄的电影《上甘岭》,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情节。上甘岭血战43天,郭沫若曾说:“这些真人的可歌可泣,真事的惊心动魄,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伟大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和传奇故事还要超越,出人意外。”

正是因为上甘岭战役给美国人带来很多疑问,最终被收入美国西点军校的教科书,极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寻找最终的答案。

令许多上年纪的人印象深刻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反映年轻一代蓬勃向上,热爱生活,热爱劳动,要将山区变成丰硕果园的故事。不久前,我找来完整版看了一遍,那首叫《欢乐的果园》的插曲,旋律动人,感染力很强,“无边的果园,茂密的果园;村前一片苹果树,村后是花果山”。

收获之景,喜笑颜开,气氛盎然。战争痕迹消失在苹果园里,战争创伤留在历史深处。当我们快乐惬意地享用苹果的时候,很少想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就因为苹果发生了多少耐人咀嚼回味的故事;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往复,常常叫人于欢笑时戛然而止,于悲哀中倏然释怀。

我突然有个念头闪过,向上甘岭运送的苹果是哪里产的?是从国内运过来的吗?那么远的路,那么紧张的军事运输。有资料说,在前线指挥的军长曾用自己的钱买了当地的上万个苹果。

在我眼中,锦州苹果和上甘岭苹果,当之无愧成为卓越的代名词,这并不只是因为苹果外观的可爱,抑或苹果功能的理想,而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精神蕴藏,可成为我们明理增信的时代记忆。

年。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梨花绽放的节日,竟然还有国家级的马拉松、马术、足球等体育竞技比赛。听起来,梨花与体育,一动一静,似乎并不搭,但当我身临其境赛场,我才明白过来——这里的土壤不仅适合梨树生长,也适合田径类的比赛项目,因为我们所踩的地方,就是那条著名的黄河故道。在砀山流淌了700多年的黄河,最后一次改道北徙后,在砀山留下了一条长46.6公里的河道,昔日黄河从千万里席卷至此地的河沙,在一代代砀山人努力的改造下,竟然成就了一片适合果树生长的沃土,一条适合竞技比赛的“黄金赛道”。我不禁对砀山人的勤劳和智慧感佩不已。一边是万亩果园,绿涛、花海、果的世界,一边是体育健儿雄姿英发“跑进春光里,人在画中行”。如果说黄河故道是一条蛰伏于时光深处的沉睡的乌龙,那么今天的砀山人则为它披上了闪闪发光的战袍,重新焕发它腾起的生命力。

记得在良梨镇,镇长带我们参观新农村建设。梨,带活了这里的旅游经济,盖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民宿,设施现代化又不失乡村气息。在很多民宿的外墙上画满了有趣的涂鸦。有从墙边偷窥的猫咪,有玩耍的孩童,有开满鲜花的世界……其中有一面墙,画的是一个老农妇,怀抱一只老母鸡,满脸皱纹,但表情欣喜,眼神坚定,仿佛望向的远方是一片似锦繁华,如她头上裹着的缀满梨花的绿色头巾。在这面墙边的绿色田野上,一大片梨花正静悄悄开放。这画面让我印象深刻。这何尝不是当下中国新农村一种远眺的目光?



玉(艺术微喷) 陈漫作

